



联合国  
大 会



PROVISIONAL

A/40/PV.130  
6 May 1986

CHINESE

大 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一三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5月1日星期四，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涅斯先生（西班牙）

-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122〕(续)
-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作出其他任命〔17〕(续)
  - (a) 任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一名成员：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 联合国当前的财政危机〔150〕(续)
  - (a) 秘书长的报告
  - (b)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 C 2 - 750室）。

下午3点15分开会。

主席发言

主席：我感谢出席这次会议的各位代表，因为第五委员会现在也是在开会。有些代表希望有更多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我只能向他们表示歉意。

议程项目122(续)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宪章》第19条：秘书长的报告(A/40/1108/Add.1)

主席：我提请大会注意A/40/1108/Add.1号文件，文件载于秘书长给我的一封信中，通知自1986年4月28日发布情况之后，萨尔瓦多已经交纳了必要的款项，使它的欠款降到《宪章》第19条规定的数目之下。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已经注意到这一通知？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17(续)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作出其他任命

(a) 任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40/6810/Add.3)

主席：在继续讨论联合国目前裁军问题前，我请各位成员注意第五委员会关于目前议程项目17(a)的报告。

第五委员会报告第4段建议任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维克扎·阿列克山德罗维斯·伊思列克先生替补伊戈尔·V·哈列温斯基先生完成他至1987年12月31日结束的任期。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接受这一建议。

就这样决定。

### 议程项目 150 (续)

#### 联合国当前的财政危机

- (a) 秘书长的报告 (A/40/1102 和 Corr.1 和 2 和 Add.1 和 2 )
- (b)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40/1106)

卢皮纳西先生（乌拉圭）：首先，我愿向阿根廷代表团就普雷维什先生的逝世在此表达我们最深切的哀悼，普雷维什先生是二十世纪经济思想上的一位真正巨人。阿根廷共和国的这一损失也是整个拉丁美洲的损失、发展中世界的损失。普雷维什先生以自己旺盛的精力和远见为拉丁美洲和发展中世界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乌拉圭与普雷维什先生有着特殊的联系纽带，对这一损失深感悲痛。

我国代表团要告诉秘书长，我们十分高兴看到他面对联合国的一场严重财政危机而采取的努力，主动行动召开这届第四十届大会的续会。

对于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人们似乎没有什么分歧。秘书长在他的报告 (A/40/L.1102) 中称，这是联合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报告中也完全同意这一意见。

因此，现在应当解决一个由于其特点需要用两种办法加以解决的问题：首先必须立即解决现金危机的紧迫问题，而更具有实质性的解决办法涉及到联合国的整个行政结构、财政稳定以及有效地利用各种办法和资源，这种长期的解决办法需要在实质上加以确定并且用全面的解决办法。

但是，面临这场财政危机，必须促使我们全面地审查危机的根源，并且以现实的态度加以对待，以便我们能够作出充分的估价。

我们认为，首先，这场危机显然是一场更广泛和危险的危机的表现和结果。这也促使我们充分地承担我们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正如秘书长指出的，这场危机实质上是一次政治危机。

这是一场多边交往主义的危机、一场国际社会结构的危机、一场国际合作制度的危机、也是一场国际组织的信任危机。具体地说，这是一场联合国内的信任危机。

这场危机逐渐地导致对联合国资源、途径和各种方法的限制，特别是对联合国促进有效行动保证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国家间友谊以及各国人民发展的基本目的所需要的那些资源的限制，而实现国际合作需要这些资源，以便解决国际上的许多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

在降低效率和增加夸夸其谈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反比的关系，如果减少活动只是为了搞一些宣言性质的东西，那就有把联合国机构转变成仅仅是辩论论坛的危险。

因此，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重申我们对联合国的信任，对联合国国际合作制度的信任以及对联合国机构效率的信任。

联合国创立四十周年的正式纪念活动使世界上所有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如果说这表明了对联合国宗旨的坚定支持以及对联合国理想和目标的承诺，那么削减联合国实现这些宗旨和遵守其职责所需要的手段的任何趋势都是背道而驰的。

如果把坚持联合国的理想同信任联合国这个机构这两者区分开来，那就等于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而且危及了四十年前所表明的、体现在旧金山宪章之中的所有努力和希望。

我们不应当被引入歧途。现在没有别的选择。除了通过联合国的机构制度之外，人们不可能想出任何其他办法来实现联合国的理想。如果我们信任这个机构，我们就必须提供其进行活动所需要的各种手段。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制订所有可能的中期和长期的解决办法，来改善联合国的活动、纠正错误或利用资源方面的过度浪费、使之合理化，并且使联合国的活动更为有效。

但是，我们不应当陷入削减资源的恶性循环，然后才恢复信任。

在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当忘记，在联合国的活动中，受到威胁的是那些在国际法律秩序中非常难以体现的原则。我指的是国家间的法律平等以及国际谈判中的民主化进程。

如果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在进一步造成联合国的瘫痪，或者削弱联合国的方案，那么我们就会严重地危害国际合作制度，而国际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联合国有效地进行符合其宗旨和原则的活动是国际关系的正义和稳定以及许多国家人民的进步和福利的基本因素。

大会这次续会的目标是从短期的角度解决联合国的财政危机，但是就重申对联合国的信任而言，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考验。其他人谈到恢复信任。我们说要重申而且也要加强信任，并不是恢复信任，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失去过对联合国的信任尽管我们也知道联合国的局限性和弱点。

短期的解决办法同相当多的会员国拖欠或拒付会费直接有关，根据秘书处 1986 年 4 月 25 日印发的最新文件 A/40/1102/Add.1，拖欠或拒付会费的会员国占大约 50%。我们指的是 1985 年的会费或部分会费，其中有许多情况包括前几年的会费。

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各会员国支付摊款是遵守《宪章》义务的组成部分。当然，也许有某些会员国面临经济困难，难以支付拖欠的会费。秘书长的呼吁也是针对这些国家的，尽管也许人们可以理解这需要作出特别的努力或作出牺牲，但是应该记住，这种不遵守义务的情况对每一个会员国、特别是对最弱的国家是十分不利的。

但是，不支付会费的情况变得特别严重，某些国家已经习惯以政治上的理由拒绝缴纳款项，这无疑是违背《宪章》的。

首先，这种行为违背了集体负责联合国开支的原则，特别是第 17 条的规定，但是，除此之外，这种做法严重地干预了联合国的能力，因为这种做法使联合国不能够有必要的手段来执行根据《宪章》所通过的各项决定或所规定的各项任务。

正如秘书长报告附件一中有关当前财政危机的背景资料所表明的那样，这一局势已经存在很久了。另一方面，一旦主要的会费国不履行义务，那么这一局势就会变得尤其严重，现在就是如此。

一个主要的会费国公然违反《宪章》，宣布不交1985年分摊的会费以及计划中的1986年的会费，这一行动最终导致了目前危机的产生。据估计，到1986年12月31日，赤字将高达七千六百万美元，而如果这个主要的会费国缴纳了本来计划不缴的1985年和1986年分摊的会费，那么就可以完全弥补这一赤字。

分摊会费表是大会确定的，是一项起源于受到该国政府批准的条约的国际义务；该条约对实现联合国理想的事业和联合国的理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受到了普遍的承认。

该国国会通过了《联合国宪章》，使它在该国成为超过国内法的最高法律。不应该在国际上援引国内法的任何一条条款作为不履行起源于《宪章》的义务的理由；对于该国来说，《宪章》是一项有效的国际条约。

我国代表团希望该主要会费国能够倾听秘书长的呼吁，重新考虑其立场，并根据自己承担的重大责任、和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采取行动。

秘书长提出了一揽子短期解决办法，以满足眼前的需要，并暂时解决最紧迫的财政问题。身为履行义务的会员国必须在履行这些解决措施中发挥主要作用。我国代表团支持秘书长递交给大会的各项建议，支持他呼吁所有会员国遵守《宪章》的条款，尽早缴纳拖欠的会费。秘书长的呼吁已经受到了积极的响应，许多会员国也表示愿意重申对联合国的信心，充分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是正常的表现。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再次呼吁没有履行财政义务的国家、包括该主要会费国提高责任感。他们分摊的会费数额庞大，占本组织预算的决定性部分。我们还呼

吁那些尚未这样做的国家缴纳向本年度经常性预算承担的分摊会费。

乌拉圭尽管面临着经济困难，但还是尽一切力量及时交了会费，目前只欠 1986 年的会费。在这一问题上，我被授权向大会宣布，我国政府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以求尽早地缴纳 86 年的捐款。

除了会员国及时缴齐拖欠的会费外，秘书长提出的一揽子解决办法还包括一系列节约措施；这些措施已经得到了通过，将节省三千万美元。我国代表团知道，其中某些措施，尤其是那些牵涉到本组织职员的措施是非常艰难的，不可能永远执行下去。然而，我们相信秘书长的智慧和他已经得到证明的良好的判断力，并赞赏他进行努力以应付这一危机，和尽一切可能采取行动。

该报告还提出了另外一系列措施，他们将在本年度进一步节省下三千万美元。关于这些措施，使我国代表团感到特别不安的是，尽管为进行变化提出了某些具体的标准，但这些措施的某些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和详细的澄清，尤其是那些有关削减或推迟某些方案中活动的措施。

在这一问题以及我已经谈到的问题上，我们确实承认必须采取紧缩措施，但这些措施必须考虑到既需要取得短期节省，也需要防止他对本组织的活动和有效性、特别是国际合作领域中的活动和有效性造成中期或长期的影响；这些措施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充分的平衡。

在这一问题上，必须特别考虑保护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案的有效性。否则，这些提出来的财政限制措施所造成的包袱将不公正地落到那些处境最艰难的国家肩上。出于这一理由，我国代表团认为第五委员会应该进行澄清，并作出必要的调整。

在不损害上述观点的情况下，我们在原则上支持提出来的整个一揽子紧急措施。我们的理解是，这是一揽子措施，经过调整后可以照此保持下去，以使他行之有效，而且也应该考虑到他的性质，即他是极其临时性的。

我们在一开始说过，这一危机问题也要求采取中期和长期的措施；而要采取这些措施，我们就必须再经过更加彻底和仔细地审议了联合国的活动之后实际性地确定到底希望本组织如何开展工作。

高级政府间专家小组已经开始了这一进程，并将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递交报告。我国代表团特别重视这一点。我们确实希望，该小组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建议能够成为采取中期和长期实质性措施的基础；这些措施将不仅改善本组织的财政状况，而且还能提高本组织的效力，使他在实现其目标方面更加有效。

汤普森先生（斐济）： 我国代表团与其他代表团一样，就最近发生的悲剧向苏联代表团表示慰问。

我们仔细听取了许多代表在这次辩论中的发言。大家一致认为，联合国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提了出来。显然，把这么多集体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一个简单和日常的事情上贬低了联合国的恰当作用。当国际恐怖主义逐步升级，饥荒正吞噬整个地区，国家之间大动干戈，内战在许多大陆上盛行，当数百万人被剥夺基本人权时——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当这么多紧迫的问题迫切要求我们注意时，我们却强迫联合国处理一个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

然而，这次续会审议的危机尽管现在比以前严重，但联合国在其40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受到这一危机的困扰。象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联合国财政弊病的原因是政治性的，因为某些代表团多年来公然拒绝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参加联合国就意味着接受义务和承诺，这些义务和承诺必须得到充分的履行。不可能有折衷办法。

我要从一个小会员国的角度谈几点。第一，我国代表团尊重秘书长在介绍一项载有符合可接受的增长指导方针的平衡的一整套方案的两年期预算时得出的结论。不用说，他在最后拟订这项预算时不得不做出许多困难的选择。同样，我们支持他目前提出的弥补1亿零6百万美元资金短缺的一揽子提议。任何一揽子提议就其性质而言必定是在相互抵触的需要和利益之间达成的一项妥协，也许，它不受

欢迎这一事实证明它是不偏不倚的。

第二，我们认为，关于联合国是为小会员国的利益还是为大会员国的利益这一争论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应该由每一个国家自己来决定联合国对它本身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斐济坚信，联合国对世界的未来和平、安全、繁荣和良好秩序举足轻重。象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我们没有不缴或拖欠会费。因此，我们认为因为其他国家不遵守规则而要一些国家预付会费是一种不合情理的过份要求。我们强调指出，参加联合国就意味着承担了必须尊重和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一些会员国受到财政危机的严重损害。作为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提供部队的国家，我们发现，由于一些国家没有缴纳其分摊的款额，现在还欠我们1千6百多万美元。然而，某个会员国发出了不缴2千万美元会费的威胁，这加速了一场严重的危机。让一个正尽力用已经极为有限的资金设法对付的岛屿发展中小国承担如此庞大的债务，这对我们是极其不公正的。然而，我们欣慰地得知，苏联将开始向维持和平活动提供资金，我们希望其所有的盟国也这样做。我们真诚地希望，他们也将付清巨额欠款。

第四点，尽管1986年的危机可能会得到解决，但我们必须把1987年和以后的希望寄托在政府间高级专家小组的身上。任务是艰巨的，但并不是不能完成的。只要他们提出的措施得以实施并得到全体会员国的支持，那么就不会出现进行一场象现在这样的辩论的需要。作为一个南太平洋论坛的成员国，我们已向专家小组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期待着看到小组的报告。

第五点，尽管有关细节的讨论应该主要由第五委员会进行，但我们认为，应当不断地对一个方案的    性进行估价，而不应该是每隔2年才进行一次。例如，有些活动显然已过时并应当停止，然而，这些活动仅仅因为已编入预算而继续存在。我们对秘书长的领导才能和提出这样困难的一整套经济措施的胆量表示赞赏，但我们督促他继续进行详尽的调查，这样，短期的减轻不会使联合国高枕无忧。

最后，在我前面发言的代表已经明确地表示，假如对一揽子提议重新协商的话，许多代表团想重新恢复他们喜欢的项目和方案。我们认为，一揽子概念必须保持原样，秘书长应得到全力支持以实施一揽子提议。

阿尔万·奥尔古因先生（哥伦比亚）：我们对劳尔·普雷维什先生、阿根廷和美洲国家的一位伟人、一位杰出的国际人士的逝世感到极为悲痛。他在经济领域中做出的贡献是十分珍贵的，他的分析和观点使人们对人民之间的发展关系有了更好地理解。

我要向苏联代表团成员转达哥伦比亚人民和政府对切尔诺比尔核发电站发生的事件深感悲痛的心情。我们希望，与该事件有关的问题将尽快得到解决。

在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会议上，人们重申了对联合国和其《宪章》的广泛支持，以其实现建立联合国的宗旨。

正如秘书长在那次会议上所说的，应当支持再次肯定这些仍然有效的宗旨，对一些重大的争端和基本的问题，包括保障联合国财政完整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确实，正如秘书长所说的，所有联合国方案的有效性和得到如此广泛支持的宗旨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确保得到《宪章》规定的资金以及使用这些资金的效率和远见。

由于联合国的业务效能受到目前严重的财政困难的威胁，秘书长现在行使权力要求，大会开会就合适的措施做出决定，以对付目前的紧急情况。

我们向所有其他的会员国一样相信联合国，并继续认为它是一个当今世界中不可取代的组织。我顺便提一下，教皇保罗六世将联合国视为通向现代文明和世界和平的唯一道路；他称联合国为和睦与和平的最后希望。

正如我所说的，象所有人一样，我们相信联合国；因此，我们必须肩负对联合国的个人和集体的责任。在这一方面，我国政府正在加速进行哥伦比亚法律所规定的预算手续，以支付我国在1986年所欠的全部会费。

我们都已经自愿地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宪章》规定了我们的义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通过有选择或单方面的措施违反这些义务。显然，任何国家都不能通过正常手段企图实行独家制订的政策，而不受到由于与其他意见相冲突以及需要寻求妥协统一等原因所造成的限制。我们都自愿地为联合国放弃了某些主权，以在其中创立我们都需要的道义和法律权利。在使联合国不仅更有效、而且更公平、更平等、更独立和更民主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时候，我们不能允许削弱联合国。

尽管有时联合国的困难似乎无法克服，但看到联合国在它存在的四十年中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它在历史的这段 的时期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1986年世界与1945年的世界大不相同了，联合国也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它现有159个会员国，比创始会员国的数目多三倍以上，它活动范围之广是创始会员国所没有想象到的。考虑到联合国活动的普遍范围，巨大的内在价值和广度，它在国际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合作领域内的工作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逐步回到强权政治以及影响数百万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民的经济危机，使世界形势变得危险。因此，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联合国。我们有责任加强联合国，重申多边主义的存活性，使之成为国际秩序中心的一个集体体制，并作为满足所有各国人民，特别是最弱的国家人民需要的恰当体制。

在短期审议目前的危机是这些会议的任务。秘书长已经阐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称之为联合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这种坦率是值得欢迎的。我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为在短期克服这种紧急情况所作的努力。他建议的措施将能使联合国暂时地运转下去，而同时规定了今后更坚实的活动格局。我国代表团将参加就秘书长的报告所作出的任何决定。

加强联合国、维护其自主性并帮助秘书长完成他重大的任务是我们目前的使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哥伦比亚愿为这些目标作出努力，这些目标将有助于维护

和平并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正义。

阿尔沃洛基先生（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和大家一样就普雷维什先生的逝世感到悲痛。他是拉丁美洲现代经济思想的一个主要倡导者，是一体化、建立区域和分区信贷协会的推动者，是经济原理的专家，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美经委会）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联合国贸发大会）中积极倡导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他是联合国的一个忠实朋友，他一有机会就捍卫联合国的原则，最近一次是上个星期他在拉美经委会和开发计划署在墨西哥召开会议上就拉丁美洲信贷危机的发言。我们向阿根廷代表团和他的家属表示我们的哀悼。

我们是应联合国秘书长的要求到这里，继续举行大会的第四十届会议，以审议各种措施，使联合国能够度过它历史上最严重的财政危机。

从众多的与会者辩论的内容，以及四十届会议纪念会上重要和高级的发言的内容来看，我们推断，所有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完全支持这个世界组织。因此，处在危险中的不是联合国的存在，世界舞台上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联合国。

本次续会所关心的是整个秘书处所面临的财政危机。

在这方面，创始国和联合国的主要捐助国的美国代表说，毫无疑问，建立联合国使得神圣目标和宗旨今天和四十年前一样存在，美国政府承认国际合作的至关重要性，并致力于推动这种合作。这是令人鼓舞的。

另一方面，影响了联合国工作的长期预算不足和最近的事态已经使这一形势变得更为严重，在向联合国的运转和执行工作方案立即提供现金方面尤其如此。为了讨论这个问题的长期影响，大会建立的政府间高级专家小组正在工作。我们希望，这个小组的报告将能够提出具体建议，使联合国的程序能够在结构和工作方面都符合其财政能力。那么剩下的就是短期问题了，因此秘书长作出了载于他的报告（A/40/1102）的坦率和严肃的发言。

大家都注意到了这场危机对联合国的危害。也许维护联合国信誉和威信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坦率地承认仍然有合理化的余地和采取秘书长所提出的经济措施。他是十分认真而又在对其职责、机制和在许多方面可以修改和现代化的传统程序了解之上而提出的。当然，根据一个国家的支付能力来缴纳联合国会费的原则应该永远是指导今后决定的标准，适当考虑到危机的影响、债务和价格变动，这些对于某些国家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特别是对那些发展中国家更是这样。

也许除了秘书长提出的这些建议以外还可以找到其他严紧的措施。系统范围内的机构当然可以提出更多的措施。在目前紧急局势情况下，作为对联合国的政治支持，最好的办法是整体通过秘书长提出的建议，除了在第五委员会讨论中和该委员会有关技术方面建议有所变动外不作其他变动。

看到这座建筑物周围鲜花盛开的树木就使我们想到，修剪树木是一件多好的事哪，但这要由那些能够理解它们的人去做。同样，秘书长的建议表明了能够做些什么和他有责任使建议不会有害于本体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接受这些建议时要重申我们对秘书长的信任，重申我们对世界组织继续存在的支持。

为和平而作出崇高和永久努力是无价的。国际发展合作是无价的；拥有历史上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对影响人类命运事件自由发表言论的论坛是无价的；保护诸如象普选权、自由言论和尊重个人与人民尊严这样的自由和人权的论坛是无价的。

联合国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前进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将能解决目前的财政困难。

查古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我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赞扬秘书长及时地为我们估价了联合国在过去一年里所经历的财政危机。事实上，秘书长自去年秋季以来就一直警告我们即将发生的财政危机，他在今年第一季度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告诉我们。

虽然我国代表团完全理解联合国目前所面临财政危机的严重性，但我们认为，

如果所有会员国都遵循《宪章》所规定的原则，局势就不会恶化到今天这样；《宪章》原则中规定所有会员国有义务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缴纳它们的年度分摊会费。因此，我们认为，目前联合国所面临的财政危机是政治性质的，这是由于少数会员国继续单方面拒绝交付联合国常规预算分摊会费所造成的，而这些会员国又是本组织常规预算的主要缴纳会费国。

我国代表团认为，单方拒绝缴纳联合国常规预算分摊会费是不可接受和非法的，只能被解释为是出于政治动机。因此，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上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长级会议、两天前 77 国集团主席和昨天非洲国家集团主席在这方面所表达的意见。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政治伎俩是针对联合国的，我国代表团只能希望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通过使联合国系统瘫痪而攻击整个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核心。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简单地阐述一下坦桑尼亚对秘书长所提出的节约措施的观点，以表明赞同并在有些地方补充昨天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的发言；这些措施载于 A/40/1102号文件第 16、17、21、23 和 25 段以及整个议程之中。

我们总的评价是，如果提出的取消或推延方案或次级方案能够包括整个联合国秘书处和所有联合国区域委员会，其中包括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欧洲经济委员会的话，那么秘书长所提出的节约来源就会更为平等。此外，秘书长应该比现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更多考虑到他所提建议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活动方案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特别是他们的互相联系。

具体地说，我国代表团想要强调下列几点，其中最重要的已在昨天由非洲国家集团主席提出。

第一，我们对于秘书长建议中包括停止在亚的斯亚贝巴修建非洲经济委员会会议设施感到严重关切。目前的设施对于要为 51 个成员服务的联合国区域办事处来说是十分不够和过时的，而这 51 个成员国中又有 26 个是属于最不发达国家。

第2，同样使我们感到深切关注的是，秘书长建议停止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审议工作的简要记录。大会给这2个机构规定了十分明确的任务，目前，在关于纳米比亚独立和根除种族隔离方面，我们正经历一个关键时刻。有鉴于此，我国代表团无法支持这一建议。如果将这一建议付诸实施，则造成的结果将是不幸的，即在目前国际社会对南非施加的压力和动员世界舆论反对种族隔离和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争取纳米比亚独立方面的势头将会失去。

因此，根据我们上述谈到的观点，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其他代表团已经提出的建议，即首先应当详细地审议秘书长提出的节省费用的措施，以便决定那些方案、次级方案或会议应当加以推迟或完全取消，决定对在总部和外地的方案执行量及总的人员配备水平所产生的全部后果。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一种异常的现象，即依然雇佣一些无事可做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有着方案和次级方案，但却没有工作人员来加以执行。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已经就下列问题达成了协议，即在本次第四十届大会续会期间，第5委员会应当在收到行政与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之后，召开会议，审议秘书长提出的建议所具有的技术和政治方面。只有在那之后，大会才能做出一个有意义和从全球角度说平衡的决定。

我国代表团上述的立场丝毫不缩小或贬低联合国目前的财政危机有可能带来的后果。恰恰相反，坦桑尼亚极其重视联合国在建立以来的40年中所发挥的作用。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已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技术发展做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并在总的国际合作中继续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联合国是就重要的政治与经济问题以及解决区域与国际争端进行讨论和谈判的唯一论坛。

在这方面，我们希望敦促各会员国和国际社会支持联合国，防止迫在眼前的危险。这一危险的产生是由于许多会员国拖欠会费，更重要的是由于联合国这一重

要组织的某些创始国目前拒绝向联合国的正常预算缴纳分摊的会费。文件 A/40/1102/Add. 2 清楚地表明，我们能够防止这一迫在眼前的危险。我国代表团真诚地祝贺到 1986 年 4 月 25 日为止已想办法交缴自己 85 年和 86 年向联合国经常预算缴纳的分摊会费的 24 个国家和在同一天已经全部或部分地缴纳了在 1986 年以前各年中拖欠的应摊会费。

坦桑尼亚目前正在经历各种经济困难。尽管如此，我国代表团保证，从现在到下次大会年会开始之间，坦桑尼亚将努力缴清 1985 和 1986 两年尚未缴清的联合国经常预算分摊会费。

最后，我们相信，大会将最后做出一个从短期、中期和长期角度实现联合国财政健全的决定。我们也希望，高级政府间专家小组将就到目前为止妨碍着联合国顺利开展活动的预算与行政问题提出全面的建议。

我国代表团真诚地感谢所有提出了建设性建议，以帮助大会寻求方法，持久解决目前联合国面临的财政危机的代表团和代表团集团。

莫斯利先生（巴巴多斯）：在开始阐述我简短发言的主题之前，我恳请大会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向已故的劳尔·普雷维什先生的家人和他的国家表示我们真诚的慰问。普雷维什先生的工作，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经济理事会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所做的工作是象征着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对联合国的崇高宗旨所做的贡献的永久的丰碑。

我国代表团也希望就最近核反应堆发生的事故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慰问。当人类的一个巨大工程由于出现事故而发生灾难时，那么抱有诚意的人们就会跨越陆地、海洋和意识形态的分界线来共同分担由于这一悲剧所带来的悲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庆祝联合国建立四十周年的时候——在无数人表示支持联合国和尊敬《宪章》的时候，——我们竟然要举行大会续会，审议“联合国当

前的财政危机”。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个有幸对联合国提供最多资助的两个会员国中的这个或那个国家所采取或人们已经预料到他们会采取的行动所造成的。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会员国已经做出或已表明在未来将做出关于拒缴会费的单方面决定——这一行动在同样是这些会员国曾经在起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宪章》中是没有的。

我不仅想起儿童时候的游戏，想起一些场合，在这些场合，一些设备的重要部件的所有者由于不能按其办法行事感到失望，就闷闷不乐的带着自己的设备回家了。

在这里，是没有要这种坏脾气的余地的。这场游戏所涉及到的危险太高了，我们都必须按照规定行事，否则，从长远来看就将遭受因此而产生的后果。

如果没有适当的补救行动，那么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目前财政危机的报告中所谈到的后果对我国代表团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联合国的未来及其生存绝不能由于任何国家在政治上的怪念头而受到威胁。

我们代表团与前面发言的各位代表一样，欢迎秘书长的倡议。我们可以接受秘书长根据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所提出的报告中的一揽子计划。然而，我们和一些其他代表团一样，希望了解秘书长的一揽子计划中的某些成分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附件 IV A 部分所列举的会议看来是经过仔细挑选的，但基础是什么呢？

现在正是令人绝望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我国代表团能够接受秘书长的一揽子计划。我们与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一样，期待着以后能够看到更全面的建议，我们特别关心能够确保联合国能够更加健全的进入 1987 年。

在这方面，沉重的责任要我们会员国来承担。让我们把 1986 年变成清理债务的一年。应当消除拖欠的会费；扣交的会费应当交纳；应当尽可能不拖欠今年的会费。不管人们会怎样批评武断的扣交或减少会费的主要缴款国，当别的国家持续的不交会费的话，很难鼓励交纳会费的国家继续这样作。

我们代表团并不认为任何代表团，不管大小希望看到联合国崩溃，更不用说促进联合国的崩溃。显然，每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对联合国应当怎样工作有着非常明确的想法。归根结底，这是由于这些想法之间的冲突才导致联合国正面临的瘫痪状态。让我们一直牢记，为了坚持一种立场，不管是多么强硬的立场，或是为了追求一种原则，不管多么强烈，只要有害于联合国就会破坏四十年前建立联合国的目的本身。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代表团的假设是错误的话，如果确实有些国家希望看到联合国的崩溃，那么这些人也许应当说出来。有这么一句话，“如果要拆房子的话只要把两根支柱拆掉就行”。在我们看来，武断的扣交会费从长远来说将不可避免的破坏我们的组织。

秘书长已经和正在努力克服危机。他向我们保证将继续这样做。他在报告中警告我们。

“需要会员国一致努力，根据《宪章》的原则行事，为了一个能够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的《联合国宪章》行事”。

让我们不要抛弃秘书长和他所作出的勇敢的努力。让我们不要破坏我们的组织和消除联合国能够继续起的好作用，但首先让我们不要使后代失望，使它们限于一种充满战争灾难的世界，而建立联合国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命运。

汤姆森博士（联合王国）：我本来不想在这次辩论中发言。荷兰代表在代表 12 国发言的时候已经阐明了我国政府的立场。我本来希望，到现在，也就是星期四的下午，第五委员会的主席应当能够告诉我们，尽管有人不太情愿，但普遍的态度是倾向于支持秘书长解决眼前的财政危机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如果现在的情况是那样的话，我就不会在这里发言了。但由于我们还不知道第五委员会审议的结果，而我们也许正相当奇怪的在这个大楼里的两个地方同时讨论完全一样的问题，我感到应该把一些考虑意见告诉联合国全体会议这个主要机构，因为这一项目正由全体会议在讨论，尽管这些想法与已经发表的演讲有些重复，但与前面发言中提出的方法不尽相同。

我们仍然处于困境之中。这是共同的困境。这是我们大家的问题，不管国家大小，也许对小国问题更严重一些，也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问题也更严重一些，但我认为，对我们这些关心联合国未来的国家来说目前的问题是一样的，联合国的未来对我们大家来说都至关重要。

这种困境显然包括政治方面，正如一些代表已经指出的那样。忽视这些方面是愚蠢的；秘书长已经提醒我们注意这些方面，77国集团的主席也这样作了。我们在这次辩论中的头四天中听到的许多发言也都提醒我们注意这些方面。

我相信，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正如在其他政治背景下一样，联合国应当试图解决我们困难的政治根源。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也许无法立即解决这些问题，就象许多我们未能迅速解决的困难问题一样。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些问题。我们应当着手解决它们。

但是，在说了这些话以后，我还是要坦率的指出——我想大家都会认真对待——我国政府与其他几个政府一样，已经告诉美国政府，如果美国继续按照目前的方法行事的话，美国就违反了它的国际义务。同样我们已经告诉苏联政府，还有其他政府——我指的是名单上的18个国家中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也违反了它们的国际义务。

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的建立是为了创造和捍卫国际准则，它应对所有会员国一视同仁——我赞同77国集团主席提的意见，关于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是联合国的核心所在。超级大国在这样一个世界组织中树立如此恶劣的榜样是不能接受的。虽然目前状况令人遗憾，应由各国履行自己的义务加以纠正，然而，我们依然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事实。秘书长4月12日的报告以及4月28日和30日的声明陈述了这些事实，我也不再重复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我们面临着一场危机。人们可以对这场危机作出各种不同的评价。但就我本人而言，我们面临着一场紧迫的危机、一场近期的危机和一场长期的危机。

先谈长期危机。在这次辩论中，我听到许多人对18人小组的讨论结果表示极大的希望和信心。我国代表团也抱有这些希望和信心。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

给予 18 人小组的职权是有限的。这一小组的任务是改善费用效率，普遍提高效率，检查预算进程等等。但是，这一小组并不解决我们的财政危机。我真诚地希望小组的工作能促进财政危机的解决，但是，我们不能幻想要求他们解决这场财政危机，或认为这一小组能够单枪匹马地解决这场财政危机。

我个人并没有为解决长期危机作出任何贡献。现在我要谈谈我们所面临的紧迫危机。秘书长在他的 4 月 30 日声明和其它发言中简明扼要而又生动地谈到了这一危机。下面我引证两段：

“我希望这些话能够表明，联合国目前的财政危机在今年是可以应付得过去的，不至于导致破产。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本届大会批准进一步节约 3 千万美元的精简措施，其次要求各国进一步响应我的呼吁，通过更多地交纳拖欠会费，提供自愿捐款，和预付 1987 年的部分会费，以此提供额外资金。”（A/40/PV. 127. 第 11—12 页）。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秘书长。但是，我必须指出，在上面这段基本上相当乐观的话中有两个假设前提。

我们对秘书长 4 月 12 日文件中的一些假设持有疑问。我们无法肯定文件中谈到的现金数目能够及时兑现。我们愿意有一个范围更大的一揽子计划，但是我们准备进行妥协。我现在就再次引证秘书长 4 月 30 日报告中的另一段讲话：

“我要就我向大会提出的一揽子精简措施提出最后的告诫，这一揽子精简措施造成一个微妙的平衡。一些国家可能反对某些措施，另一些国家可能反对另外一些措施。我们已经尽力在各方案和活动中合理地分摊削减的负担。如果这一揽子措施所构成的平衡被打破，就很难实现必要的节约。”（同上，第 12 段）

我刚才阅读了秘书长发出的呼吁。我国代表团本来赞成提出另一种平衡安排和一个更大的一揽子措施，鉴于这一呼吁，我们将支持秘书长的建议。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这一观点。在这方面，我赞赏地听取了我前面那位发言者、巴巴多斯代表的讲话。如果我记的不错，他说，“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

我要强调，我前两分钟讲的话，只涉及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还有一个短期的问题。秘书长报告第27段笼统地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

“必须强调，上述建议并不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的根源，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需要就本报告前面所谈到的根本性问题达成协议。上述建议是为了实现短期节约，减轻眼前严重的现金流动状况，以便为会员国提供更多的时间全面考虑和解决基本问题。”（A/40/1102，第27段）

这样确实提供更多时间，但也不会太多。我们现在少做一事，在近期就必然多做一事，而这一近期实际上就是从下周始。最迟我们也必须在今年9月或10月再作出一系列决定。这意味着秘书处几乎要立即着手酝酿下一个一揽子计划。我希望在制订这一新方案的过程中，能同会员国进行广泛的磋商，在计划定稿之前进行充分、广泛的讨论。但是毫无疑问，下个月将是十分繁忙的月份，而9月或10月就要作出决定。

这场危机所涉及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联合国是否有钱在月底支付联合国雇员的工资的问题，虽然这一问题也十分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危机关系到联合国的形象。世界上有许多人认为我们这一组织只是一个空谈机构，认为联合国除了争论之外一事无成，联合国的决议毫无实际作用；简而言之，联合国从来不准时开会，从来不能按时完成工作。如果本周我们不能完成会议的任务，那将是很悲哀的。

去年12月，秘书长告诫大家，他可能要求召开一次续会。3月他提出召开续会 4月12日，秘书长提出了他的报告。

我们得到了充分的提醒。我们有时间研究报告，我们也有时间从我们的首都得到指示，实际上就象我一样。如果这个星期我们不能作我们自己所确定的事情，那么将败坏我们的名声，也将败坏联合国的名声。

我听到谣传说有人希望会议延续到下个星期，甚至再下个星期，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不希望联合国的象征被看作是一只鸵鸟，尽管有美丽的羽毛，但却一

头栽在沙丘之中。 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全世界人民即将判断我们的效率和作用的记录的一部分。

因此，我希望看到这次辩论能够产生下列成果：我们应当在明天结束会议，正象我说过的，如果不是为了其他理由的话，正是为了联合国的名声。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当以协商一致意见结束这次会议。 我们应当支持秘书长目前提出的建议。 也许对这些建议谁也不高兴，也许这正是这些建议的优点。 对一些人来说，这些建议太广泛，而对另一些人包括我国代表团来说，这些建议还不够深入。 在这里我要引用荷兰大使代表 12 国立场所做的发言。 他指出：

“ 12 国承认审查的困难和敏感的性质，并且不得不指出，在他们看来，裁减必须足以完全解决资金短缺。 然而，鉴于目前的局势， 12 国本着合作的精神希望大会能够赞成秘书长报告第 21 段至 25 段详细阐述的做法的效果。 在困难的时候，需要有坚定和具有推动力的领导精神。 秘书长最能够决定必要的措施来缓和眼下的危机，我们希望他将继续利用自己的职权执行这些措施。 12 国认为，这次续会的成果应当确定在何种程度上秘书长需要继续确定今后几个月里的费用的进一步节约。 本着这一目标， 12 国认为，如果事实证明资金短缺比第 A/40/1106 号文件中所设想的还要高，大会的这次续会应当要求秘书长通过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提出建议，以便厉行进一步的节约，来解决资金短缺。” ( A/40/PV.124 英文第 17 和 18 页 )

我说过，我们应当支持秘书长目前提出的各项建议。 我认为，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承认这些建议是对付眼下的问题，我们应当要求秘书长拟订进一步的建议提交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审议。

我们也应当考虑如何作出其他方面的改善，以表明我们在理智地处理我们的事物。 我现在特别指的是过去的主席在联合国训练和研究所主持下举行的会议的报告所载的各项措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次会议是 1985 年 6 月举行的。 这些主席提出了一些非常明智和深思熟虑的建议，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建议，

那将是非常有益的。

现在，我们应当继续强调指出，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这里我再次引用12国代表所作的发言：

“必须指出，这些措施可能产生的任何不利影响的责任在于与那些其行动导致了这场危机的会员国。这些国家最终是应当对此负责任的。”（A/40/PV.124英文第18页）

但是，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我们必须正视目前的现实情况，现在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我认为，现在我们应当为了联合国的未来一起作出一点牺牲。

帕冯先生（委内瑞拉）：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委内瑞拉向其他国家一样对我们非常爱戴和钦佩的已故的劳尔·普雷维什表示致意。我们知道，他在自己的国家阿根廷作出了工作，他在拉丁美洲通过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以及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计划研究所作出了工作，他在国际上，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整个联合国系统内都作出了工作，他工作的业绩是永垂不朽的，因为他对合作和国际经济发展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应当指出，正当我们在这里缅怀这位如此相信联合国并且为之奋斗的人的时候，联合国却不得不举行会议审议有可能破坏联合国生存基础的所谓财政危机，这是令人伤心的。

我们也希望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表明我们对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切尔诺比尔核设施发生事故所造成的生命损失和财产破坏深感痛惜。

委内瑞拉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一向以最大的关切态度对待有可能对联合国产生消极影响的各种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问题就是财政问题。

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削弱联合国，他们拖欠甚至蓄意威胁拒绝缴付摊款，这公然违反《宪章》，特别是第17条。

虽然我们认为鉴于我们的实际支付能力，我们的摊款过高不公平，但是我们愿

意遵守大会规定的义务，并且将尽可能在下个月月底之前缴付我们1986年的全部摊款。委内瑞拉在前几年并没有拖欠摊款。

至于秘书长的报告，我们认为，报告应当看作是一个整体，看作是本着最良好的意愿使联合国摆脱目前僵局的一种努力。因此，我们认为，报告中所规定的措施也许可以尽量少修改，大会应当着手批准秘书长的要求，其中有几项要求也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建议的，不会有害于执行联合国的最重要的方案和活动。

但正如秘书长在发言中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紧急措施只不过是为了在短期内减轻今年的危机，绝不能被看作是永久性的，因此也不能无限地执行下去。否则，联合国就会遭到不断的限制和削减；冻结招聘就是一个使我们不安的例子。我想各代表团都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吧。

因此，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正面临着一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这个问题将由大会在第四十一届会议上予以审议。大会将寻求各种方法和方式，使本组织能够在健康和有效的范围内继续生存和成长。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使所有国家都能够迅速、并以有保障和可预测的方法向本组织做出贡献。

委内瑞拉愿意尽一切可能在这一辩论中进行合作，以寻求绝大多数国家能够接受、并可以得到公正运用的解决办法。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财富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力量和地位承担着义务。因此，对确定强制性分摊会费方法可能进行的修正必须包括国际一级上“分配公正”的内容。实际上，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要求工业化国家做出更大的努力，这样即使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出额外的牺牲，但也不至于太大。南北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这是不容忽视的。

例如，根据秘书长本星期初在报上发表的声明，我们认为大会也可以考虑这样一种方法，即请求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按比例增加各自的会费，使得这五个国家的会费能够在总额中占更大的比例。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要强调指出，他们目

前的会费只占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七，而且这一数字还在逐渐减少。可以制定一个最高的标准，使得任何这些国家的会费不会超过一个确定的百分比。

此外，剩下的数额可以照常在本组织其他会员国中间分配，即根据他们各自的国民收入来分配。也可以根据总额的百分比为这些国家确定一个最高的限度。

这样就不会使得那一个国家能够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损害本组织，或对本组织施加压力。此外，比较富裕和面积较大的国家可以考虑在他们中间建立和运用一个磋商制度，以自愿达成协定，将各自的会费维持在一个起码的水平之上。这将使得本组织感到有保障，可以安心开展工作。

我国代表团知道，我们现在涉及的问题是更直接有关我们刚才所说的长期结构问题的，不可能在本周内得到审议，而是将由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予以讨论。因此，我们对提议中的建立一个全体工作小组很感兴趣；该小组可以在现在至四十一届会议之前这段时间内审议这些和其他一些问题，并和 18 人专家小组建立联系。该小组无疑将会提出一些非常可贵和令人感兴趣的建议供大会审议。

主席： 我们听取了最后一位发言者在辩论议程项目 150 中的发言。

下午 5 时 25 分散会。